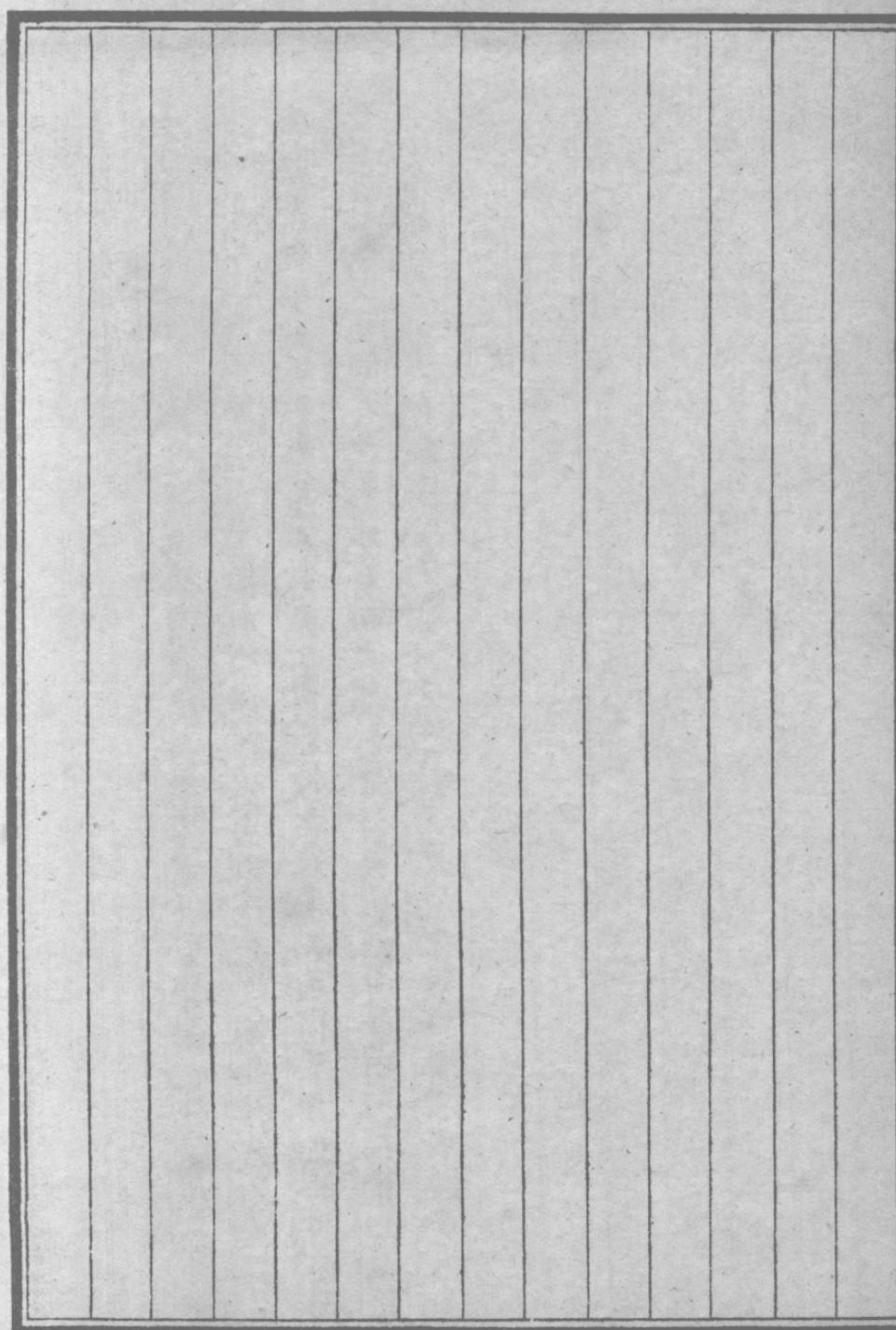




傷寒論三註卷之二

太陽經寒傷營大意

周揚俊曰太陽一經也。而必以營與衛分爲二者。非分營衛也。分風寒也。夫寒則何以傷營。營陰也。寒屬陰故相從而爲害。害則皮毛先受。而肺氣必鬱。鬱而爲脈。繫爲喘逆。爲體痛。聖人於是驅其邪。使之外出。而不得不汗也。發汗所以驅其營分之邪也。今之人未嘗被寒。輒發汗。汗自出。而營何與。而營大傷。聖人於是嚴傷寒之辨。辨既晰。則發汗者弗疑其不應。不發汗者亦不疑矣。



傷寒論三註卷之二

廣甯丁思孔景行父定

吳門周揚俊禹載輯

太陽中篇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方註或未定之詞。寒為陰。陰不熱。以其客於人之陽經鬱而與陽爭。爭則蒸而為熱。已發熱者時之所至。鬱爭而蒸也。未發熱者。始初之時。鬱而未爭也。必定然之詞。惡寒見上篇。然此以寒邪鬱榮。故榮病而分見。惡寒曰必者。言發熱早晚。不一而惡寒則必定即見也。體痛者。寒主堅凝而傷營。則營實而強衛虛而弱矣。營強則血濶。衛弱則氣滯。故痛也。嘔吐也。遂俗為惡心是也。胃口畏寒而寒湧也。陰謂闕後。陽謂闕前。俱緊。三闕通度。而急疾。寒性強勁而然也。難經曰。傷寒之脈。陰陽俱盛。而緊澀是也。傷猶中也。彼此兩相更互。發明言太陽之為病。中風固如彼矣。若或有如此者。則又是觸犯於寒而中之也。然陰寒之襲人。從營而入。營血道也。寒之所以從營入者。營亦陰亦從類也。已下凡首稱傷寒者。則又皆指有此云云之謂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方註此中上條而更互言之所以致其詳而出其治也頭痛已見太陽病而此猶出者以其專太陽而主始病也上條先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而此先言頭痛次言發熱者則是以其已發熱者言也身腰骨節疼痛即上條之體痛而詳之也上條言必惡寒而此言惡風者乃更互言之與上篇嘔嘔惡寒淅浙惡風雙關互文之意同無汗乃對上篇之有汗言以見彼此相反所以為風寒之辨別不然無是證者則不言也然所以無汗者汗乃血之液血為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也喘氣逆也衛主氣衛弱則氣乏逆呼吸不利而聲息所以不遂也然上條言嘔而此條言喘嘔與喘皆氣逆亦互言以明互見之意

麻黃湯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三兩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個去皮尖泡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李時珍曰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歷代名醫未有究其精微者

夫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營即為血。在衛即為汗。寒傷營。營血不能外通於衛。衛氣閉固。故無汗。發熱而增寒風。傷衛。衛氣不能內護於營。營氣不固。故有汗。發熱惡風。是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寔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桂枝湯雖太陽解肌輕劑。寔為理脾救肺之藥也。

方論。麻黃味苦而性溫。力能發汗以散寒。然桂枝湯中忌麻黃。而麻黃湯中用桂枝何也。曰。麻黃者。突陣擒敵之大將也。桂枝者。運籌帷幄之參軍也。故委之以麻黃。必勝之算也。監之以桂枝。節制之妙也。甘草和中而除熱。杏仁下氣而定喘。惟麻黃有專功之能。故不須啜粥之助。

愚論。寒傷營血。何反用麻黃。氣藥為主治。特因衛行於外。傷營未有不傷衛者。故爾。時但用血藥發汗。而衛氣閉鬱。汗從何出。譬之關門逐寇。寇不能去。徒增躁擾。幾何不令人煩劇耶。所以仲景欲用桂枝調營。先用麻黃開竅發汗。使邪之在營者。無論其已熱未熱。隨汗外泄。即欲暫留一分。不可得矣。又何至於入裏為害乎。時珍云。麻黃為發肺經火鬱之藥。蓋火鬱則發。總不離乎發散者近。是。況肺主皮毛。皮毛閉塞。非此不發。人何疑焉。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用麻黃湯

方註表太陽也傷寒脈本緊不緊而浮則邪見還表而欲散可知矣發拓而出之也麻黃湯者乘其欲散而拓出之之謂也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方註浮與上同而此多數數者傷寒之欲傳也可發汗而宜麻黃湯者言乘寒邪有向表之浮當散其數而不令其至於傳也

揚俊愚按但浮不緊何以知其寒耶以無汗故可發也脈數何以知其未入裏耶以其浮故可汗也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方註此揭五合表裏之為病而分曉之所以勉人當求助於的之意皮膚五合之表也骨髓五合之裏也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者表裏裡虛也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者表虛裏實也然此以藏府不與而言耳合藏府而統言之則皆表而無裏之可稱也學者不可不究

東垣云當不從內外從乎中治謂以小柴胡倍薑乘和之愚以為未傳少陽豈可先用此湯故身畏寒屬陽虛陽虛者未有不畏寒者也身寒畏熱屬陰虛陰虛者未有不內熱者也故陽虛者宜黃芪建中陰虛者宜當歸建中湯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脈急數者為傳也

方註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太陽主表而屬外故外者先當也靜為恬退而和平也緊退恬靜和平其為不傳而欲愈可診矣頗欲吐屬上言不甚待吐而不吐蓋嘔逆未全止也燥乾也數五六至以上也其主熱急躁疾也欲傳而加進可知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方註上條舉太陽而以脈言此復舉陽明少陽而以證言次第反覆互相發明也然不傳有二一則不傳而遂自愈一則不傳而猶或不解若陽明少陽雖不見太陽亦不解則始終太陽者有之餘經同推要皆以脈證所見為準若只朦朧拘拘數日以論經則去道遠矣

傷寒發汙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汙宜桂枝湯更音平聲

方註傷寒發汗者服麻黃湯以發之之謂也。解散也復重復也。既解而已過半日之久矣。何事而復哉。言發汗不如法。汗後不謹重新又有所復中也。蓋汗出過多則腠理反開。護養不謹邪風又得易入。所以新又煩熱而脈轉浮數。故曰可更發汗。更改也。言當改前法。故曰宜桂枝湯。桂枝湯者中風解肌之法微哉旨也。庸俗不省病。加小愈之義。不遵約制。自肆粗莽。不喻汗法微似之旨。驕以大汗為務。病致變矣。反為邢不盡。汗而入汗。輒轉增劇卒之莫救。不知悔悟。讀書不喻旨。趙括鑒矣。學醫費命。伊誰鑒耶。傷哉。

愚按有汗不可用麻黃。無汗不可用桂枝。此不易之則也。今既云傷寒發汗。則無汗為傷營審矣。則用麻黃得解又審矣。今復煩脈浮數。乃仲景忽改發汗之法。以桂枝為宜者。其意何在。使非聖人。萬不能入細如此也。解已半日而復煩者。知舊邪得汗已去。新虛更襲邪風。設用麻黃。吾知必至亡陽而來惡寒厥逆。種種變證矣。況已用麻黃得解之後。肌竅亦已洞開。熱勢必減大半。縱有餘邪。何難驟解。爾時略以桂枝和之。不難乘機撤去。雖有芍藥固營。亦何足患。此仲景千百慮周之後。更不煩冉計而行之也。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也。嗚呼。聖

矣神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方註有熱則不大便為裏熱明矣故雖頭痛亦宜承氣湯下之小便清則裏無熱可知故曰仍在表宜發汗然小便清而頭痛陽邪上盛也故衄可必而宜桂枝湯解之若承氣湯有四方此不明言要當證隨辨用耳

愚按頭痛表證也若不大便六七日則其痛為陽明府實熱蒸而痛可知矣使疑頭痛屬表再欲汗之不令津液愈耗耶。選承氣下之熱結去而痛已矣假使仍是表證熱不在裏則小便清可審也如是可不可以麻黃湯汗之乎何也。舍麻黃無由發也既發則邪可去頭痛可除矣若猶未除則是邪氣有餘上攻必衄也蓋寒之所傷者營也上盛不衰非衄何為乎此仲景再以桂枝少解其邪而自散矣此因發汗之後不得再用麻黃也由是觀之雖是傷寒既汗之後餘邪未盡桂枝在所不禁耳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

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動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愚按當汗不汗。日久不辭。表證全在。尚未入裏。與以麻黃已微除矣。而復發煩目瞑。甚至於衄。以其寒邪并於血分。相持已久。傷經實深。此內經所云陽絡傷。則血外溢。而為衄也。苟非成流。必不能散。陽邪之重。為何如乎。復與麻黃一定之法也。假使衄血成流。則陽邪雖重。已隨血散。其病已解。而本湯亦可不作矣。或問服藥已微除熱。即未盡。勢必稍減。今病人不能向衰。而反加煩瞑者。其故安在。以所感之邪既重。乃復遷延時日。則鬱於經者。已傷經中之血津液。暗消漸將入裏。苟不與藥。或進膀胱之府。而為蓄血。或入陽明之府。而成結。鞭滿痛。未可定也。今與麻黃湯。以衝動其邪。邪多藥少。不能即服。邪深藥淺。不能引出。又何怪乎。為煩為瞑。以至於為衄耶。仲景恐人至此。有藥不對病之疑。而反張皇無措。故申言其人如此者。止因陽氣重。而非有他變也。

方註：衄。鼻出也。鼻為肺之竅。肺為陽中之陰。而主氣。陽邪上盛。所以氣載血上妄行。而出於鼻也。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愚按浮緊無汙麻黃證也使早汗之何至衄乎惟未經發汗則邪熱上行勢必逼血而出於鼻故衄既成流則陽邪隨解奪血無汙此之謂也仲景恐人於衄後復用表藥故曰愈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愚按當汗不汗因而致衄者必點滴不成流也陽邪既不大泄熱從何解仍以麻黃汗之勢必解散而不衄矣此之謂奪汗無血也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方註二三日當傳之時不傳不變但心中悸而煩者邪雖衰微正亦虛弱

喻註欲傳未傳之證其人內實差可無慮若陽氣內虛而心悸陰氣內虛而心煩將來邪與虛搏必致危困建立其中氣則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禦之也

小建中湯

桂枝三兩

芍藥六兩

酒洗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擘

膠鴟

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鴟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論小建中者桂枝湯倍芍藥而加膠鴟也桂枝湯扶陽而固衛衛固則營和

倍芍藥者酸以收陰。陰收則陽歸附也。加膠飴者甘以潤土。土潤則萬物生也。建定法也。定法惟中。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乎。

愚論二三日為病不久。心中悸煩則其悸為陽氣素虛而煩為欲傳之候可知。蓋血者心之液也。中氣既虛可復汗之乎。於是倍芍藥以益營入膠飴以養胃。仍不去薑桂以散邪使中氣建立。不為振撼則外襲之邪不攻自撤。謂君有仁人之言。二而灾星退度。自然之理也。然後知聖人立法邪勝者散邪為主。正虛者益正為先。但補正必兼散邪。用味輕活必不如後人以小柴胡必去人參。反為謹慎耳。

脈浮緊者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李東垣曰。尺中脈遲不可用麻黃發汗。當頻與小建中和之。和之而邪解不須復汗。設不解不妨多與。俟尺中有力乃與麻黃汗之可也。

方註此總上而著其不可汗之脈所以嚴致戒慎之意也。蓋尺以候陰遲為不足。血陰也。營主血汗者血之液。尺遲不可發汗者嫌奪血也。

愚按攻邪者必顧其正。尺中遲則真陽必虛而真陰亦少矣。腎為血脈之源。未有腎氣虛而營血反足者。尚可汗之以傷其液乎。建中之設正謂此也。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方註咽喉乾燥者。胃中無津液。腎水亦耗衰。少陰之脈循喉嚨也。發汗則津液愈亡而腎水亦衰。故致戒如此。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方註膀胱蓄熱而血妄則淋。復汗以迫其血。則血愈不循經而愈妄。便出者。其順道故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癰。

方註病瘡身疼痛。血熱表虛非實也。發汗則表益虛而易得重感。癰病出於重感故禁。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瞬不得眠。

方註衄鼻血也。額上通乎鼻也。不能瞬為目上瞪不能閉闔而動搖也。所以不得瞑而眠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方註伏皮為血出則為汗陽也。陰不自出。出之者陽也。亡血陰虛矣。寒栗而振。

反汗復亡其陽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解。

方註心主血而藏神。汗多則血虛而神空。舍空則神紛散也。陰宗筋也。疼液竭而失其所養榮也。

王日休補禹餘糧丸方

用禹餘糧赤石脂生梓白皮各三兩赤小豆半升搗篩蜜丸如彈丸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一服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蹠卧不得自溫。

方註咽門乃胃之系而脾之脈絡胃上膈扶咽連舌本然則咽中閉塞者脾胃之邪上客於咽而作逆阻也。吐血者脾統血而胃為之合。脾傷不能統血故妄行上溢而從胃道出也。氣欲絕者亡陽也。手足為四肢乃諸陽之本。陽欲外絕則陰亦不能內守。陰陽不相順接而厥冷故畏而欲得蹠卧也。夫如此溫之且

未得。豈能自得其溫乎。

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冷

方註小便利失小便肺腎二經俱病也不可發汗二經少血也四肢厥冷金水傷而土亦同敗也

愚按欬為陽邪上壅肺金受熱也肺為氣之總司肺熱而一身之氣焉有不熱者乎况膀胱氣化實稟清肅而行令曰利者則是氣壅於上而下不相應也此其人原是下焦素常虛寒遂至欬而失小便復發其汗則所存之陽外亡而四肢必至厥冷矣

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乾胃燥而煩

愚按數動陽邪也設兼微弱則其本虛可知若汗之則津液大耗而脾胃大腸均受其害矣

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

方註遂亦厥也言亂少陰衰而志喪也目眩厥陰衰而風亂也蓋厥逆無非少陰厥陰之證故也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外解。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方註 热結膀胱。即下條太陽隨經瘀熱在裏之互訶。狂心病也。心主血而屬火。膀胱居下焦。而屬水。膀胱熱結。水不勝火。心無制則熱。與血搏。不自歸經。反侮所不勝。而走下焦。下焦蓄血。心雖未病。以火無制。而反侮所不勝。故悖亂顛倒。語言妄謬。與病心而狂者無異。故曰如狂也。血自下。則邪熱不復侮。故曰愈也。少腹指膀胱也。急結者。有形之血蓄積也。

桃核承氣湯

桃仁五十箇去皮尖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炙

大黃四兩酒浸

芒硝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方論 桃仁逐血也。桂枝解外也。硝黃軟堅而蕩物也。甘草甘平而緩急也。然則五物者。太陽隨經入府之輕劑也。先食謂先服湯而飲食則續後進也。愚論寒傷在營。故結熱於少腹者多血。少腹為膀胱部位也。夫血為心液。心屬